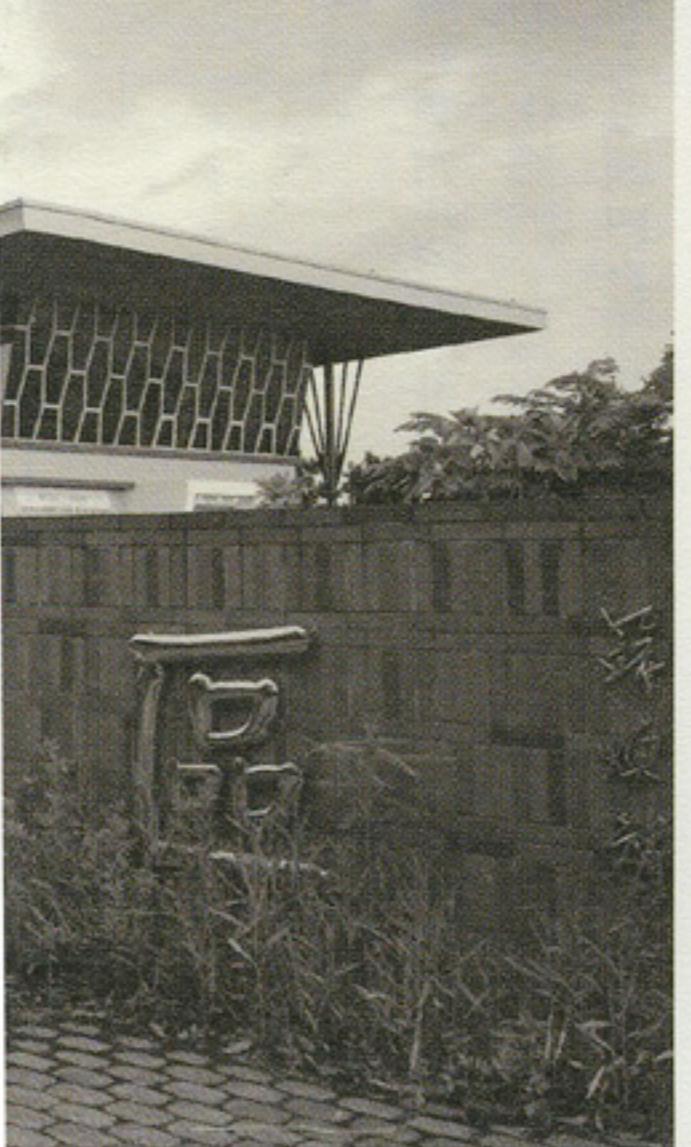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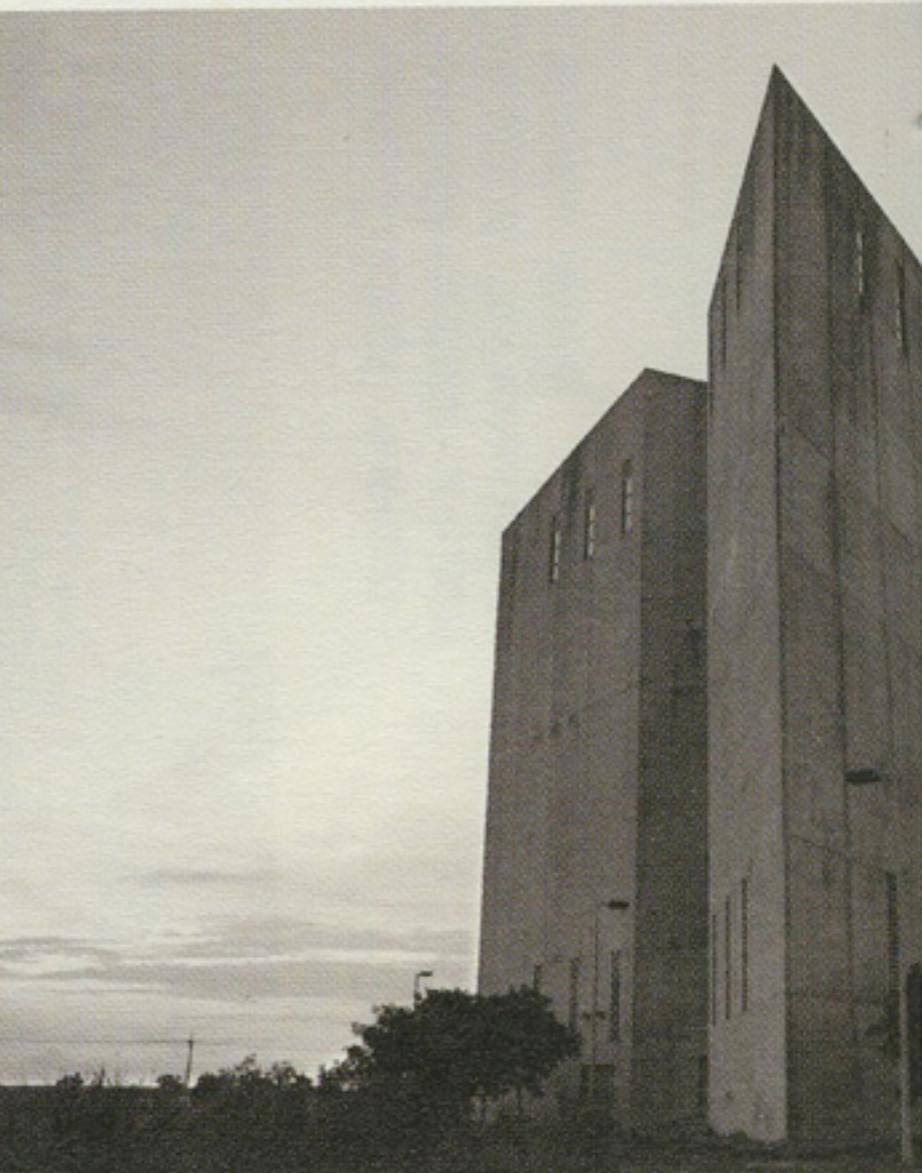


摸前骨台灣當代藝術的途算

柳營科技園區水塔正面，建造經費一
二億五千二百一十六萬餘元。攝影—李易儒

太康有機農業專區，建造經費一
六千一百四十九萬元。攝影—姚瑞中

日期——二〇一四年五月二十五日
地點——姚瑞中工作室
受訪者——姚瑞中（藝術家）
訪談人——龔卓軍（《藝術觀點ACT》主編）
陳莘（國立臺南藝術大學藝術創作理論研究所博士生）
高森信男（獨立策展人、藝術撰稿人）
整理——陳莘



或薩滿儀式，過程甚至長達好幾個月，這對於斷裂或抽離的生活有填補作用。

因為有歷史的幽靈、心理疾病的幽靈，各式各樣解釋幽靈的方式有很多種，對時間的切割法也不太一樣，在時間差之下會產生一些皺摺。比如說大腦的皺摺會累積或殘存一些東西，就像一個凹凸的海床，每天都被新記憶之流沖刷著，久了可能表面變的平滑，但是在皺摺裡會殘留一些痕跡，我的主要工作就是在考據這些皺摺處所存留下來的事物，去推演過去某些片段的記憶，時間的平滑感就像潮流一樣，日日沖刷著記憶的河床，透過一些線索或某些時空的交錯，即可找出那些皺摺所在，繼續深挖並連結……。

在廢墟中一切都平等了

龔——你進入這些剩餘空間所做的踏查或留下的攝影紀錄，現在看起來它無意間也保留了許多不可見的殘餘部分，因為現代人對地產的處理，速度又更快了。

姚——我們常常認為廢墟的時間是靜止的，因為沒有人為作用的介入。但事實上這些廢墟在時間中的形體仍有細微變化，我們以為攝影可以將時間停滯，但是它只是再現了已經凍結的過去，自然的時間流動雖然比較緩慢，可是它終究不斷地變化。所以攝影的瞬間凍結性對廢墟是無效的，我之前拍的那些廢墟現在也都消失了。只要是探討時間都會牽涉到出生、死亡，建築與人類一樣也有它的時限，久了也會消亡。如果我們說「自然可以平等一切」，那麼廢墟在自然作用下的一個顯著表徵是——我們在廢墟中被平等了，裡面暫時沒有任何階

龔卓軍（以下簡稱「龔」）——牠好像很熱的樣子。（牠是指一隻俄羅斯藍貓）
姚瑞中（以下簡稱「姚」）——我開電風扇給你們吹，牠已經十八歲了，從一九九六年養到現在，快要變幽靈了。
龔——剛剛重看徐文瑞寫的那一篇，他從廢墟的概念來談你的作品。廢墟好像會跟某些歷史的幽靈，或某些居住空間的想像連結，好像是外於現代的一種時間，這部分跟我們展覽在思考的主題似乎很有關係。你的影像、行為、調查……不知是在召喚幽靈，還是……？
姚——我是被幽靈找上。

石油就是一個古生物的幽靈

姚——古代的時間感與現代很不一樣，有很大一部份是綿延的、大多有敘事概念、起承轉合。現代則被切割、打斷或者被很多事物干擾。幽靈指的是人的魂魄狀態與超自然界的各種想像，只要有人的地方都有這些想像。在談幽靈時，我覺得時間感很重要，古代透過巫師

我常覺得石油也是個幽靈，石油是古生物的殘骸被分解成可使用的能量，它象徵地球的進化過程，是地球幾億年所累積下來的精華。許多石油出現在一些比較平滑的地方比如說沙漠，這些地方的地質在古生物時期其實像熱帶叢林一樣茂盛，可是因為環境改變之後被

A | C | T
no. — 60

級，這是廢墟的另類動能，廢墟比我們更早面對死亡。

因為留戀人間而迴返

姚——某些傳統累積出來的「約定俗成」本身也是一個幽靈，所以在面對水墨畫時有一個巨大的幽靈是避不開的，它是所有古代大師集合起來的共同體，一個巨靈。他們用生命累積出一套完善的美學，你根本超越不了這樣的巨靈，它是傳統畫論的法統與精神，面對這團巨靈我的確相當矛盾，一方面想繼承或延續這個巨靈，一方面又害怕被它吸進去，這種糾葛是我一直想談的。鬼魂的迴返與留戀人世有關，什麼讓人留戀，慾望嗎？權力嗎？或是親情？因為對人間有一定的依戀或懷恨，緣分未盡，捨不得、丟不下而無法進入輪迴，最後卡在「中陰身」內無法自拔。

龔——所以我們可以更廣泛的說，藝術家都在處理中陰身的東西嗎？比如說「恨纏綿」這類的？

姚——只要是靈都有遺憾。遺憾是成長的基礎，抱憾而終的人多，無憾而終的人少。現代主義裡面有很強的控管性，包括思想控管、政治控管，在藝術世界裡我們在談的也多少與控管有關，比如廢墟就是一個不被控管的地方，像幽靈般不知該怎麼控管，它就是存在那兒。且控管尚分有效或無效，控管失效之後可能變成剩餘空間，產生突變或例外狀態，這都是現

代主義無法掌控的灰色地帶。

藝術家是一個塌陷的重力場

龔——這讓我想起阿岡本（Giorgio Agamben）所談的「剩餘時間」，保羅的使徒狀態就是活在一個相對於世俗時間的剩餘時間，它不是一個控管或是往前推進，或是在世俗因果邏輯下

的時間。藝術家似乎就是需透過這樣一個介面去處理感情、慾望、遺憾。在剩餘時間裡面的狀態，時間好像變成很純粹的宗教時間，使徒活在那純粹宗教的時間裡，面對一個超越的上帝，可是在臺灣的藝術家又是往哪裡超越呢？姚——藝術家有它的能量場，像是重力塌陷後所形成的黑洞，可以吸收很多東西進去，黑洞內的時間可能會暫時扁平化或靜止，也可能與其它黑洞連接在一起形成蟲洞，成為一個穿越時空的網絡；古今中外成為「塌陷重力場」的藝術家，往往會串聯數個不同時空的點，變成一條線甚至是一個面，吸收很多不同的能量進去，最後形成一個巨大的場。

龔——我覺得你之前處理的廢墟比較是你個人的走盪，可是後來《海市蜃樓》（2010-2014）的系列感覺就比較是系統性的，這方法上的差異好像也反應出這些對象的改變，因為在《海市蜃樓》三個系列裡面的蚊子館，那對象似乎是一個更大的系統。

姚——冥界也有它的組織機構，還未被收納前被放逐的魂魄就是鬼。以前在社會邊緣工作跟孤魂野鬼一樣，每天都不知道要幹嘛，飄啊飄的，不知道要去哪裡。原本只是在路上走，自然而然就會晃到廢墟，很奇怪！就是不會到很多人聚集的地方。當然，《海市蜃樓》計畫是有其政治目的的，我帶領的某些學生對教育體制十分無奈。以前是游擊戰，後來變成童子軍團。



姚瑞中，《忘德賦：伊通占星》，
臨丁雲圖《羅漢冊》，手工紙本
設色金箔，70×100cm，2007。
圖片提供／姚瑞中